

# “巧、快、勇” 赢得清风店大捷

■武再勇



清风店战役后，罗瑞卿同聂荣臻等在前线司令部与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或谈话

1947年10月11日，解放军在保定以南发起清风店战役，历经8天完成从围点打援到运动歼敌的战术转换，全歼国民党军第3军1.7万人，集中展现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用活了一个“巧”字。清风店大捷是解放战争时期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打援的战机和目标都是我军主动出击、造势产生的，充分体现我军指战员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的指挥运筹能力。按照晋察冀军区原定作战方案，我军将出击保定以北地区，围攻北平南大门、平汉铁路咽喉之地徐水县，吸引附近保定、固城、容城之敌来援，以便在运动中歼灭他们。战役发起后，我军围点打援未获成功，保北地区敌军猬集一团、无法分割消灭。战至17日，我军正准备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以诱敌西进，忽获悉保定以南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主力罗历或第3军北上援。在获悉敌情变化后，我军指战员当机立断，只用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就改变原定计划和作战预案，留下4个旅兵力坚守徐水附近阻击敌人，为歼敌争取时间，其余部队即刻南下合围敌第3军。从应变能力对比看，我军

的决策效率和指挥艺术明显高于对手一筹，第3军虽是强敌却位于保定以南地区，同保定、保北和石家庄等地敌军都有一定距离，孤立无援。我军长途奔袭、黑虎掏心，表面上是兵行险着，实质上是避实击虚，蒋介石南北夹击我军的幻想，也因此成为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笑柄。

打出了一个“快”字。清风店大捷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预设战场距我军主力较远，胜与不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我双方的机动速度。从石家庄出发的国民党第3军距清风店只有约45公里，而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当时还在保定以北附近作战，部队离清风店最近约75公里，最远达125公里。如不能抢在敌人之前赶到，第3军就有可能南逃或与其他敌军靠拢，歼灭战可能会打成消耗战。为抓住战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专门发出作战动员令，“必须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怕夜行军、急行军，不管吃不上饭，没水喝，不顾连天连夜地战斗，不怕困难，不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走”。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枪不离肩、马不卸鞍，从东西两面绕过保定，日夜兼程向清风店地区猛扑。我2纵4旅原定任务攻打徐水，后转移到徐水东北容城一线打援，而后南下清风店，连续作战8个昼夜、毫不停歇。解放军凭着这股连续奔袭、不胜不休的速度和劲头，硬是用双腿跑赢敌人的汽车，一昼夜时间走完100多公里路程，于18日凌晨把国民党第3军合围在清风店地区。这

一急行军速度，刷新了当时全军纪录。在清风店战役打响后，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孙连仲依然强烈质疑：“共军连辆汽车都没有，靠什么在20多个小时内从保北赶到保南的清风店？”要求罗历或率军迅速北上完成南北夹击任务，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第3军全军覆没的消息。

彰显了一个“勇”字。清风店大捷是一场运动围歼战，消灭包围圈内之敌的时间窗口短暂有限，如果战时拉长或阻击不力，敌就有可能突围而出。战役中，解放军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阻击部队打得顽强、围歼部队打得猛烈，真正做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其势险、其节短”。在18日至22日的保北阻击战中，我阻击部队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与援敌反复冲杀、白刃肉搏，以4个旅兵力挡住敌5个师10多个团的疯狂进攻，予敌以大量杀伤，把援敌封锁在清风店战场外。在清风店围歼敌第3军的战斗中，指导员李德胜一人冲到敌军盘踞的院子里，拉响10公斤的地雷，连投出10枚手榴弹，引爆敌人弹药库。共产党员高老二靠着刺刀和一身虎胆，率领6位战士解决敌1个美械化连。战士那树其只身爬上房顶，冲锋枪直扫敌指挥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在回忆中称赞，“短兵相接，人民战士从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中迸发出来的智慧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作者单位为武警新疆总队南疆指挥部)



## 30年前我授衔

■讲述人 徐平

30年前的那个秋天，当代中国军事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重要事件，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

我军曾于1955年至196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隔23年后，在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度。1988年授衔前，我在总后军需生产部任正连职助理员，根据授衔条件被授予上尉军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1988年的金秋，全军官兵充满着一种丰收的喜悦，越是临近授衔，等待的心情就越显急迫……

9月2日，我们终于领到新式军衔服装，其正式名称为“87式系列服装”。先配发的是夏常服，包括一套衣服(上衣、裤子)，一顶大檐帽，一件白衬衣，一条领带(男军官藏青色，女军官玫瑰红色)。衣料是毛涤凡尔丁，上衣为西服式小翻领。常服改为开领，这是我军服装发展史上一个历史性突破。我自到部队后，一直穿的是三元混纺布(俗称“的确良”)军服，1985年换装85式军服，团职以上干部才发毛料。这次全军军官夏常服都是毛料，年轻的尉官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一星期后的9月9日，我们领到新式军衔肩章、领花。新式军服配上军衔标志，确实很精神！我相信，不只是我，所有领到新军装的人一旦穿上都不舍得脱下。

9月11日，我们接到上级颁发的军衔命令状。这次授予军衔的批准级别很高，上校以上由军委主席批准，中校、少校由大军区级领导批准，上尉以下由有任免权的军级领导批准。命令状是16开硬纸，封面是八一军徽，上书白底金字的“授予军衔命令”6个字。

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揭开新军衔制授衔的序幕。9月16日起，驻京各大单位和沈阳、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等军区先后隆重举行授衔仪式，各军、师级建制单位分别举行授予校官、尉官军衔仪式。

我参加过两次授衔仪式：一次是总后勤部机关授衔仪式，一次是我们军需

生产部授衔仪式。我当年的日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9月16日(星期五)

今天下午3点30分，中央军委授予总后勤部军官军衔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隆重举行。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宣读中央军委授予总后及后勤学院领导人的中、少将军衔命令，总后勤部政委刘安元宣读中央军委授予总后军职(二级部)领导及直属单位领导少将、大校及上校军衔命令。

总后勤部政委刘安元、副部长刘明璞、张彬获中将军衔，副部长宗顺留获少将军衔。整个授衔仪式只进行了23分钟。会场气氛隆重、热烈。

9月17日(星期六)

昨天，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分别举行了授衔仪式，授予军职以上军官的中、少将和大校军衔。

今天下午2点30分，我们部举行了授衔仪式。在京的全体现役军官参加了授衔仪式。

我们军需生产部授衔仪式地点在部机关六楼大会议室。会场中央挂着红色横幅：“授予军官军衔仪式”。参加授衔的全体军官仍穿着85式军服，肃立聆听宣读授衔命令。宣读命令后，扩音器中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此时，我确实有一种自豪感和荣誉感。整个仪式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9月17日授衔后，全军官兵并没有立即穿着新式军服，而是继续穿着85式军服。从10月1日起，全军官兵换着崭新的87式军服，佩戴军衔肩章，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正式开始实施。

第一次参加授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授衔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之后，我又多次晋升军衔，但都没有第一次授衔那样兴奋和充满新鲜感……



授衔换装后的解放军军官，前排右一为讲述人



当年的授予军衔命令

### 开栏的话

叶剑英元帅曾说过：“总参谋部是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出发，千万发炮弹出膛的地方。”在人类战争进入近现代以来，总参谋部已成为各国军队遂行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之“大脑”，发挥着指挥中枢的巨大作用。本报特别推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专栏，介绍、梳理各大国军队参谋机关的源起、建设和发展。



反映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油画

##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一：普鲁士总参谋部

■翟飞 张苗



### 世界上第一个总参谋部

世界上第一个总参谋部是发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普鲁士军队。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前身是军需总监部，共有21名军官，然而当时普鲁士军队普遍不知如何充分发挥这个新机构的作用。1821年，由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等人领导的“军事改革委员会”将军需总监部更名为总参谋部，“总参谋部”这一名称才正式启用。

在沙恩霍斯特提议下，总参谋部下设4个处，分别负责战略战术、军队内部事务、补给、炮兵和弹药事务，冯·米夫林元帅被任命为首位“军队总参谋长”。米夫林任职期间，改组总参谋部并建立相应机构，发展沙盘作业、加强参谋军官训练并强调军事技术问题。米夫林的继任者威廉·冯·克劳泽内克将军全面继承米夫林元帅的工作。第三任总参谋长是卡尔·威廉·冯·赖赫尔中将，赖赫尔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和后备军官训练，他规定从事总参谋部勤务的军官必须具备3年普通军事学校学历以及地图测量室服役3年和不同兵种司令部服役经历。同时，赖赫尔十分重视维护总参谋部利益，甚至特意为参谋部军官设计一套特殊服装。在赖赫尔与战争部长博恩的合作下，总参谋部的地位逐渐凸显。

### 毛奇时期的辉煌

普鲁士总参谋部的辉煌时期是由1858年9月出任第四任总参谋长的毛奇创造的。毛奇充分认识到一个统一的军事计划、指挥机构对于取得战争



普鲁士总参谋部第四任参谋长毛奇

胜利的重大意义，致力于提高总参谋部的地位，扩大其职能。他曾说：“历史上不需要别人出主意、自己思考问题下决心的统帅难得在百年中涌现出一个”。大多数情况下，军队指导者需要顾问“一支军队组建一个司令部是十分重要的”。

在毛奇领导普鲁士总参谋部的30年中，普鲁士军队相继打赢了1864年对丹麦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战争及1870年对法国战争，3次战争都是在与对手势均力敌甚至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普鲁士的胜利主要归功于指挥，归功于一个由出色总参谋长领导的出色总参谋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奥战争中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

战前，普鲁士国王于1866年6月2日颁布内阁令，任命毛奇全权指挥军队。这道命令开创了普鲁士军事史上第一次正式由总参谋长指挥作战行动的先例，普鲁士总参谋部由此结束了

改组。他将总参谋部编为3个处，分别负责3个战场，并赋予相关组织、训练、动员等职能，之后毛奇又在总参谋部下增设一个军事科学处，将全军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测量、统计、地形测绘专家集中到该处，使战争这个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领域被科学家占领。此外，为适应新技术和新形势需要，总参谋部增设铁道处，1869年正式编为第4处，该处在普法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在毛奇带领下，总参谋部地位不断提高，职能不断增加，总参谋部人员从1857年的64人增加到1888年的155人，普鲁士总参谋部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毛奇改革后的总参谋部，其组成、编制、任务等以及总参谋部军官的选拔和训练方式一直延续发展至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总参谋部“助纣为虐”，沦为德国纳粹侵略他国的工具，成为其发展历史上的一大污点。

### 各国军队效仿对象

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对而后各国总参谋部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在德国统一战争期间和之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军队效仿的对象。美国就将毛奇的总参谋部作为其指挥组织的样板，明确提出应建立德国式参谋部，并学习其工作方式。1917年5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总参谋长应有高于陆军一切军官的显赫地位”。而在1884年至1888年期间，日本政府邀请数名德国总参谋部军官赴日，日本充分吸收德国总参谋部的诸多经验，填补了对现代军队极为重要的兵站、给养、运输等方面的空白。